

对畸形年代的切肤鞭挞

——简评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孙豹隐

继《绿化树》问世后，张贤亮推出了他的系列小说《唯物论者启示录》的第二篇《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如果说，《绿化树》中作者以粗犷的现实主义笔力着力为读者勾勒出一幅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中残酷的饥饿情景，从而引起人们联翩思考的话，那么《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则以更为细腻的艺术描绘，烛照出在那扭曲时代畸形环境下所构筑起的性的荒漠中燃点着的那性爱的篝火，在斑驳陆离、纷沓繁乱的人生色彩中，找到了三原色，从而踏实牢固地落脚在现实主义的基点上来认识人的尊严，创造人的价值。什么时候文学都是要写情感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以它那丰赡浑厚的社会内容闯入我们的眼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思索。

“有一个在外面打扫厕所的医生，进了劳改队倒当上了内科主治大夫，啊，在这个混乱的年代里，劳改队是天堂。”无须过多引证小说的内容了，仅这短短的一小段话，就足以维妙维肖地体现时代背景的古怪滑稽。在那个非凡的年代里，极左的狂飙席卷了人之所以为人的衣衫，人的基本属性被阉割，人的本质受到摧残和戕害。章永璘就是在这种特殊时期的特殊环境下生活的，因之就免不了背上独特的烙印。为了充分揭示章永璘性格中的个性色彩，作者以那特定时期的特定环境为经，以他受过教育而又是老资格的劳改犯二者融合而产生的个性为纬，大胆地选择

人”、“废人”。这种人的生育子女的基本能力的丧失，无疑意味着人性的丧失，甚至是动物性的湮灭。连人生命中最起码的需求，从生物学意义上讲的“性”都被扭曲得变形，这种对那个年代的抨击，对造作那个年代的控诉应该说是非常深刻的。

作为人，绝不能满足于仅有的肉与肉的接触。章永璘那一次性灵的恢复，增强了他要做生活强者的心和进取心。在“性”上做一个真正的男人，绝非是他追求的终极目标，这就决定了他最终同黄香久的离异。黄香久对章永璘有一个从性需要到挚爱的过程，否认黄香久后来对章永璘的情爱是公平的。但是，这阻挡不了章永璘最后的走出和与她的离异。因为他那样做才符合生活的逻辑和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这种离异的必然性是无须置疑的。当然，作为一种多层次全方位的个性，章永璘的灵魂决不是一个能让人一下子洞悉的水晶体，他处于理智与情感不断交锋所引起的骚动、烦恼和苦闷之中，他的肉体内“魔障”的潜流在激荡着默忍羞辱和妒嫉之情的双向螺旋运动。他时而对提着他命运的党支部书记曹学义侵袭自己的领地连“跪着反抗”的勇气也没有，时而又紧紧抓住黄香久“不贞”的把柄，极尽尖刻地嘲笑。表现章永璘这种复杂乃至混乱的性格，是增强人物立体感和可信度的需要，是现实主义的深化。应当指出的是，作者描绘这种复杂性格时，对章永璘过于偏爱了，情不自禁地对他性格中的各种因素均予以鼓吹或辩护，力图在读者眼里造就一个“总是有理”的完美形象，其结果恰恰相反，不仅拔高不了章永璘，反而使他的心态显得扭曲，多少给人以伪君子之感。这是作品的不足和败笔所在。

正如指出作品的主人公性格表现中有偏颇之处而不能否定人物形象的总体力度一样，《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显露出关于性的描写（描写的得失自然需要专门评述），也不能轻率地将作品划归于“性泛滥”的产物而全盘否定。这层道理，也是显而易见的。



古树新枝（木刻）肖亚平

目前，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饶人；一方面仍然存在着层层批转，久拖不办的官僚主义作风，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种无理告状之风，同样值得人们注意：

邻里之间，为了龙头接头的先后，两口痰，一堆土，半截墙皮，争强斗胜，马厮打人；划破点皮，泡进医院，索要医药费、营养费，三番五次寻到居委会、公安局；有的起诉到法院，请律师，打官司，一审、二审、再三申诉——常有理，总是不服输。

要官没给，争利未得，就告领导“打击报复”、“排斥异己”；要福利待遇，闹提级加薪，攀比横比，一碗水绝对端平，好事人人有份——无理也要三分。

明明是自身得病，却硬要“比照”工伤，明明是“因公伤亡”，却要“追认烈士”，正常死亡，也要这样照顾，那样条件；给了一百要一千，给了一千要一万——要求无止境，得理不

也应煞一煞「无理告状」风

马宽厚

芝麻说成西瓜，无意说成有意，鸡毛蒜皮，一点小事，却要辩个我是你非，我高你低；危言耸听，措辞严厉；联合调查组，几出几进，查来查去，费尽万苦千辛，处理不合我的意——再往上告，“请求换人”。

油印、铅印、复印，材料寄出千百份；十年八年都不怕，奉陪到底，当个“告状专业户”也在所不惜；动员老婆和孩子，还有六、七十岁的老母亲，拦车堵门，楼道上也睡；动辄要找市长、省委书记，直到中央——官司不打赢，决不罢休。软硬兼施，时间你贴赔得起？工作叫你干不成，不批也得批；什么改革宏图，四化大业，对不起，本人不感兴趣，脑子里只装着自己那件惹头小事——告不完的状，讲不完的道理，扯不完的皮！

这种歪风，虽属个别现象，实在也有切实煞一煞的必要。

《野妈妈》

（电影故事）

故事发生在七十年代初。

一个宁静的黄昏，在通向偏僻山庄罗家村的小道上，少女碧桃赶着一辆破牛车，载着下放干部郭谷铁和华侨技术员戈戈及他怀中不满周岁的婴儿沉香缓缓驶来……

戈戈生活艰难，小沉香更是因死去母亲无人照料而十分可怜，碧桃十分同情其父子遭遇，让母亲照料小沉香。为小沉香长远着想，戈戈往国外亲戚家发信请之抚养，不料却引来横祸，以“叛国罪”名锒铛入狱。原地委书记老谷愤慨不已，在碧桃的帮助下，夜出告状，要求为戈戈平反。不巧，被碧桃恋人玉生知晓，碍于情面，玉生没有揭发他们，但对碧桃收留小沉香极力反对。

碧桃以满腔深情抚育着孤苦无依的小沉香，对村里不三不四的议论，置若罔闻，不予理睬。这时公社推荐她和玉生上大学，在公社填写登记表时，对她早怀有淫念的魏主任动手调戏她，她极力反抗，愤然而回。不久，村里风传她和戈戈有不正当关系，她到公社打过胎，罗二叔误信谣传，狠心将女儿撵出家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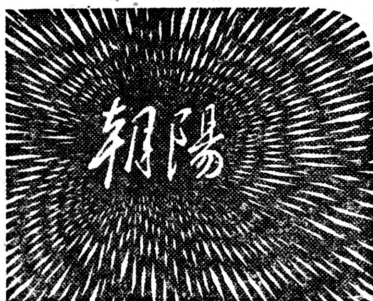
碧桃离家后，与沉香栖身于破草棚中，过着含辛茹苦的生活。由于长年劳累，口吐鲜血，病倒在床。小沉香路遇罗二叔，哭求他原谅妈妈。罗二叔悔恨不已，抱住小沉香失声痛哭，并将碧桃接回家中。

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公安机关以反革命罪抓走了碧桃。这天外横祸原来是玉生在大学“献忠心”活动中交待了碧桃送走老谷的

有着孤苦无依的小沉香，对村里不三不四的议论，置若罔闻，不予理睬。这时公社推荐她和玉生上大学，在公社填写登记表时，对她早怀有淫念的魏主任动手调戏她，她极力反抗，愤然而回。不久，村里风传她和戈戈有不正当关系，她到公社打过胎，罗二叔误信谣传，狠心将女儿撵出家门。

碧桃离家后，与沉香栖身于破草棚中，过着含辛茹苦的生活。由于长年劳累，口吐鲜血，病倒在床。小沉香路遇罗二叔，哭求他原谅妈妈。罗二叔悔恨不已，抱住小沉香失声痛哭，并将碧桃接回家中。

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公安机关以反革命罪抓走了碧桃。这天外横祸原来是玉生在大学“献忠心”活动中交待了碧桃送走老谷的



刊头设计 周末

事而招来的。

带病的碧桃承受不了残酷的折磨，终于含恨九泉，留下了一张使人声泪俱下的字条。透过那柔而不凄、忧而不怨的深沉话语，人们窥见了一颗闪光的灵魂。

（溪）

电影特技化妆点滴

满头大汗：当然不会让演员先长跑几千米出了汗后再来拍戏，而是在要求出汗的部位，用喷雾喷上点水，如果需要大汗珠，可以滴上几滴甘油。

泪流满面：当有的演员流不出泪时，在上场前就需用硼酸水滴在眼内，或溴一下有刺激性的气体。至于眼角的大泪珠则还要借助于甘油。

裂唇干嘴：电影《上甘岭》中，战士们个个口干舌燥，嘴唇泛起了白泡，这是把几层江米纸用胶水粘在嘴唇上而达到的效果。

刀疤枪伤：只要在伤口处画上一笔厚厚的火棉胶，干后便会使皮肤收缩，给人以刀疤的感觉。

两种瞎眼：睁眼睛要用人造眼球膜戴在眼内；闭眼睛则用薄绢贴在眼睛的部位，涂上松香胶水。

，牙齿残缺：演员不能为一部片子而敲掉牙齿。当剧情要求演员的牙非掉不可时，就用黑或褐色的丙酮假漆涂在牙齿上。

血迹斑斑：战斗中常有负伤流血的场面，这只要在画出伤口后，用红油彩调上卸妆油涂在应有血迹处，便可不忍睹了。

口吐鲜血：将红油彩含在口中味道自然不



师徒情

蒋志芳摄

佳，也不卫生，只好将蜂蜜加需时喷出即可。若不小心咽下肚去，则味道甜蜜可口。（光中存）

语丝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李世民

油漆女工

吴一福

你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披一身金灿灿的晨光，轻轻扬起沾色的油刷，阵阵漆香醉得风儿摇晃……

向着衰老、陈旧和单调，对准僵硬的心壁和世俗的目光，你挥臂狠狠一抹，刚强、潇洒充满着力量！

你是盛开的望日莲哟。托起一轮浑圆的理想，让青春开放在晴空丽日下，为生活添一星嫩嫩的鹅黄。

致雷锋老师 李春玲

你是一把扫帚，使肮脏污秽者无地自容！你是一把扫帚，使纯洁无瑕者心地自容！你是一把扫帚，使邪恶者无地自容！你是一把扫帚，使纯洁无瑕者心地自容！



洗（漫画）

王大全